

挖荠菜

□ 米正英

年少时读到张洁《挖荠菜》：“挖荠菜时的那种坦然的心情，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享受；提着篮子，迈着轻捷的步子，向广阔无垠的田野里奔去。嫩生生的荠菜，在微风中挥动着它们绿色的手掌，招呼我，欢迎我。”便被其中的情趣所深深吸引。但对于一个北方人来说，荠菜还是一个未见之物，所以很是向往。

大学毕业后来到南方工作，记得刚来不久，我在电视台专题部做采编工作，我们专题部人不多，五六个人，闲时喜欢去各家聚餐，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同事家吃饺子。饺子本来就是北方人的最爱，可那天她还为我们准备了特别鲜美可口的荠菜饺子。吃荠菜饺子，对于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北方人来说还是第一次，所以我很好奇，就想看看荠菜饺子是怎么做的。可以说，那天我参与并目睹了包荠菜饺子的全过程：将新挖来的新鲜荠菜洗净过水后剁碎，然后与新鲜的猪肉馅儿搅拌均匀。听同事说，猪肉馅儿最好事先放上盐、葱、姜、十三香、料酒、酱油、花生油、鸡蛋清等调味品腌一下，更入味。总之，吃了那天的荠菜饺子后，觉得它真是人间的一道美味。从此，我对荠菜也有了特殊的感情。

此后的很多年，我虽然忙于工作、生计、孩子等等庞杂琐碎的事务，但荠菜似乎从未淡出我的视线。每到春天，只要有可能，就去大娘家饺子，或者农庄，或者特色小店，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荠菜饺子，但它的口感远不如自己手工做得好吃。后来我就去到各个菜场寻找荠菜，菜场里荠菜不难寻觅，但大多是人工培植的，看起来肥肥嫩嫩的，吃起来却总是缺了那么点香味儿。

有朋友说，要想吃真正的荠菜饺子，那荠菜必须得亲自去旷野里挖才行，那种野生的荠菜才算正宗的荠菜。但我们身居闹市，去野地挖荠菜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呢，那得天时、地利、人和才行。记得有一年三八妇女节，单位放了半天假，我正好刚学会开车，总想去外面兜兜风，于是一时来了兴致，约了朋友去挖荠菜。那是我第一次挖荠菜，心里的兴奋劲就别提了。我们是去朋友的农庄里挖荠菜的。新建的农庄种了许多苗木，我们透过农庄绿色的栅栏，看到栽有苗木的空地上长了许多绿茵茵的东西，想必那就是荠菜？我在栅栏外激动得心直跳。当农庄的主人打开栅栏后，我就直奔那些绿草而去，开始我还对荠菜认得不太清楚，很快我就通过观察，特别是通过嗅闻认清了荠菜，于是，我们两个人心猿神驰地只顾挖荠菜，彼此顾不得说上一句话。记得那次的荠菜特别多，也特别大，不一会儿我们就挖了很多，朋友因为家里不开火，所以那天所挖荠菜悉数归我。回到家，我便吆五喝六喊来亲戚朋友帮忙包荠菜饺子，于是拣菜的拣菜，剥馅的剥馅，和面的，擀皮的，一起上阵，很快，一盘盘清香扑鼻的荠菜饺子就端上了桌。那天的晚餐，除了饺子就是饺子，其实，那天晚上我还准备了其他可口菜肴，可是，在荠菜饺子面前，其他的食物都成了多余。所以，事隔几年后，他们仍津津乐道我那颗荠菜饺子。

时间一晃而过，直到今年开春的某一天，我和先生终于有了半天闲暇，决定再去挖荠菜。那天适逢周末，天气晴好，我们拎着袋子，带着挖刀，驱车就往旷野跑。我们开始准备去大卓桃园，心想即使挖不到荠菜，也可以看看桃园，可走着走着，看到路边杂草丛生，而我们挖荠菜心切，于是将车头一掉，又向甸路上跑，因为前几天听一位朋友说，甸路上荠菜多。果然我们开了不远的一处路，就看到路边种满了苗木，听人说，荠菜大多长在熟地上，苗木林是最多的。于是我们停了车，我下去探索。果然一走进苗木林，嫩生生的荠菜就扑入我的眼帘，我高兴地直向先生招手，他将袋子挖刀带下来，我们就开始挖荠菜。比起上次朋友的苗木地，这里的荠菜似乎少了一些，不过我们有的是耐心，最主要的还是享受这个挖的过程。事实上，这里的荠菜也并不是，只要静下心来，总能找到荠菜，它们有的隐藏在腐草下面，将腐草轻轻一拨，一棵绿生生的荠菜就出现在了眼前，有的混生在绿草丛中，而且由于绿草掩映，显得格外肥嫩。挖荠菜也是有技巧的，不可过深，过深硬根就带出来了，这给以后择菜带来麻烦；也不可过浅，过浅就会将好端端的荠菜挖散，只剩一把碎叶。好在我们很快就掌握了技巧，尤其是先生，天生细致更有耐心，一边挖一边理，所挖荠菜便齐整整地躺在了袋子里。开始还觉得荠菜不够多，东瞅瞅西瞧瞧，越挖越觉得多，腐草下面，田埂边上，绿草丛中，到处都有荠菜的身影……挖荠菜，你不挖不知道，越挖越上瘾。转眼时间已不早了，我们的袋子也满了，可我还是丢不下这里那里的荠菜，还在挖，直到先生上了车按起了喇叭在催，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

当然，要把荠菜变成荠菜饺子，那可是个漫长而磨人的过程。可是，好饭不怕晚。凡是好东西都要经过一定的磨砺才可获取，所以，我们便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人间美味。

春天时，我想栽棵树。那棵树栽在哪儿呢？栽在可以栽下一棵树的地方，栽在适宜那棵树生长的地方，栽在我喜欢的某个地方。

在村子的老井旁，我想栽一棵桃树。春天时，桃花夭夭。在我眼里，桃花既可以是妖艳热闹的，又可以是低调安静的。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桃花的认知有这样大的反差，或者只是不同的侧面，不同的角度吧，又或者只是从一首诗、一篇文章中读来的不同理解吧。世上的事大抵如此，同一件事，不同的人，在不同的境况下，总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想法。井栏边的一株桃树，也许符合我对一棵桃树的某些理解和想法，它有世俗的热闹，也有逃离烟火的安静，在春风里兀自美好。

在后院里，我想栽一棵柿树。柿树会一天天长高，长到齐及屋檐，日后也会高出屋檐，那是需要很多年的。住在一座房子里，看着自己栽的一棵柿树慢慢地长高，仿佛自己也在跟着一棵柿树长大，那些慢慢长大的时光里，有红红的柿子的甜，也有青青的柿子的酸涩。一个人，能住在一座房子里很多年，陪着自己栽的一棵树，陪着自己的家人，陪着一棵树一起慢慢变老，该是件多么幸福的事。

我想栽棵树

□ 章铜胜

村东的河边，有一棵老乌柏树。第一次远离家乡，回来时，在离村庄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，老远就看见村东的那棵乌柏树了，它是村庄的一个标志。我喜欢看秋天乌柏树上的红叶，冬天一树如繁星般的乌柏籽，春天和夏天的乌柏，似乎没有引起我太多的注意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想在离那棵老乌柏树不远的地方，再栽一棵乌柏树，很多很多年以后，原来的那棵乌柏树更老了，我栽的那棵乌柏树，也和现在这棵乌柏树一样高大了。在远远的地方，就能看见村东河边的两棵乌柏树，有两棵高大而又苍老的乌柏树的村庄，那是属于先辈的村庄，也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村庄。这座村东河边有两棵老乌柏树的村庄，给了我们与众不同的气质和想象，那是关于一座村庄的气质和一棵树的想象。我为自己栽下的一棵乌柏树，也是我为这个村庄，为自己栽下的一个梦一种想象。春天，是筑梦的季节，也是可以任想象驰骋的季节。

我家所在县城的东南，旧时有一座山，山上有一棵松树，一本五枝，山因之名。李白曾写下过《宿五松山下荀媪家》，小时候读这首诗，就特别喜欢，望着远远的望不到的那座



一年之计
孔祥秋 摄

我的射击往事

□ 赵步道

朝鲜战场上，我军传奇人物，用一杆不带瞄准镜的苏制短管步枪，射杀了214名联合国部队官兵（美军为主）。这位传奇人物，既是我老乡——兴化人，又是我老部队的战友——24军72师214团的张桃芳。张桃芳被誉为志愿军神枪手，冷枪英雄，上甘岭狙神。前几日，与张桃芳同村的李树楚先生，在《泰州晚报》刊登了宣传张桃芳事迹的文章，引起强烈共鸣，也勾起了我对射击往事的回忆。

记得新兵连训练期间，每人打5发子弹，投一枚手榴弹，算完成任务。下连队后，我当了炮兵，轻武器射击成了“副业”。当我趴在地上，拉枪栓推子弹上膛，呼吸瞬间急促，心跳突然加快，清晰的靶子，变得模糊不清，端枪的手更是抖得厉害。那些记得烂熟的操作要领，那一刻因为紧张竟忘得一干二净。旁边的战友“砰、砰”打了起来，可我连靶子还没瞄住呢。冰冷的雪地上，我全身发抖，稀里糊涂放了5枪，眼睛还没睁开呢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
当看到别人拿着满是弹孔的靶纸，喜气洋洋交流体会时，我羞得无地自容，钻地缝的心都有了，好几天提不起精神，直恨自己窝囊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当兵的料。

到了军机关工作，手枪成了我的编制武器。我们的首长是一位参加过战的老兵。他不仅武器样样精通，地图用得好，打枪更是绝活，有百步穿杨之功。

首长不拘泥于打得准，不过多强调精度，而是立足实战，练好各种姿态下的速射，创造

了立式、跪式、卧式、侧式、仰式等带战术动作的射击方法，强调先敌开火，使其丧失作战能力。在首长的指点下，我认真琢磨起射击来。

手枪基线短，又缺少固定依托，比起步枪来瞄准的难度大。心理素质不好的人，轻微的呼吸，都会影响射击效果。击发时，食指习惯性朝左下用力，枪响瞬间闭眼，枪口定会跑偏，甚至脱靶。瞄准时，如果侧重于靶子，忽视准星和缺口的居中平视，也会因毫厘之差，而失“千里之外”。克服上述问题是打好手枪的关键。我重新捧起教材，反复研学射击原理。

比如，尽量伸直胳膊，延长射击基线。食指虚握，末关节平稳后压扳机，用力轻柔，呼吸均匀，有意识瞄准，无意识击发。准星缺口摆正端平，自下而上，预压扳机，接近靶心，自然击发，动作连贯结合等等。

再如，54式手枪重，枪机硬，运行距离长，阻力变化明显，但火力猛，精度高；77式手枪小，基线短，便于携带，但枪机涩硬，双手握枪，击锤易伤手，且精度差；95式手枪适中，材料新，枪机轻软，柔滑，手感好，精度高。

带着这些“道道”，按照不同的习性，我开始了各种状态下的“科技练兵”。除了正常训练外，专练打侧风，打逆光，打阴暗天气，以及雨雪中射击，运动后射击。瞄一次有一次的体会，打一枪研究一次弹着点，找出问题，修正偏差，重复瞄准，精准射击。

我深深体会到，准星缺口看实了，确保在一条线上，靶子瞄得虚一点，即使稍许晃动，只

要离不开靶子，肯定中弹。如果保持心平气和的状态，准能打出好的成绩。

“艺高人胆大”。枪法练精了，心理问题迎刃而解。经过反复刻苦训练，子弹像长了眼睛一样，不仅5发弹打出50环的好成绩，而且打脱靶，并列靶从没跑过靶，速度也比标准时间缩短了许多。

到军分区机关以后，我带5名同志，参加“四大部”机关比武。既当选手，又当教员，取得了个人单项第一（50环），集体第二的好成绩，仅次于由侦察参谋参赛的司令部，人人捧得奖品，大家都高兴得像个孩子。

组织军分区手枪训练，我组织机关和所属人武部的20多位领导，集中起来参加比武。跑1发子弹罚款100元，微信现场转账。最后仅两人免罚，其中有我。虽然做法欠妥，但大家兴致高涨，回去偷偷地练习，期待下次比武夺魁。

刘胡兰女子民兵班是个老典型。我将班里的姑娘们拉到军分区训练场，战高温，斗酷暑，一个个晒得黝黑光亮。从打半身靶到打小靶，从静态卧姿打到跃进50米后再打，命中率大幅提高。在省军区比武中一举夺魁，人人立功，胸佩红花，受到了省委书记的亲切接见和赞扬。

时光飞逝，现在年逾花甲的我，既近视又老花。戴上眼镜看准星缺口是虚的，摘下眼镜看靶子模糊了。保证不脱靶还行，但精度、速度下来很多。难怪这么早退休呢，因为我已经打不好枪、上不了战场啦！

我该如何想你

□ 陶胜

我该如何想你？
石阶，苔衣，
茶凉，雨迹。
恍惚间，你抚我面庞，
指尖缠着薄荷气。
只叹，掌心月光，
握不住那年蝉鸣的尾音。

我该如何想你？
雪落，围中，
路灯，玻璃。
长街外，脚印叠成两行渐冻的省略句，
叹只叹，呵气成霜，却描不圆你的姓名。

我该如何想你？
相片，折痕，
墨迹，去信。
信纸里，
我画的月亮被海风舔成皱褶岛屿，
叹只叹，时针向我向北，
中间隔着整个雨季。

我该如何想你，
纵将往事煮沸千遍，
仍等不到一句滚烫回音。

送你一盆春天

□ 曹春雷

朋友自山里来，同他一起来的，还有一盆花。是杜鹃，满满的花骨朵儿，含苞待放。最喜欢花这时的状态，就像一位芳龄二八的少女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有初人人世羞涩之美。

这几年，朋友每年春天都进城来看我，都会带着一盆花。我也会抽时间下乡一次，去那座大山下看他。他在山下种了几亩草药。偶尔写诗，不求发表。他姓陶，那座山恰好叫南山，我常戏称他是陶渊明。平日里我们很少联络，只有在春天，我们互访一次，在对方家里住上一晚，喝酒，聊天，一醉方休。

这一晚，我们把积攒了一年的话说尽了，把一直留着的两瓶好酒喝没了，把这个城市的星星和月亮都喝醉了。人生有此一友，足矣。朋友回乡下了，这盆花留了下来，在我书房里，与我朝暮相对。坐在花前，闭眼就是深山，我感受到清风过山谷，看得见明月松间照，听得见山涧流小溪，还有松林之上鸟鸣落如雨。

朋友送一盆春山给了我。小镇农贸市场的一角，有卖花人，是一对老夫妇。大叔挂单拐，大婶视力好像有问题，看一朵花，要将脸贴上去。我只要去农贸市场，总要去看花，看卖花的大叔大婶。大叔是个奇怪的人，买花人若是不懂养花，且不算认真学习，大叔会不肯卖，直接说，这花娇贵，你养不活的，还是别买了。有买卖却不愿做的人，大叔是我见到的头一个。

没顾客的时候，大叔会对他面前的花花草草们，左看右看，满眼的欢喜。对大婶说这盆花漂亮、那盆花好看，大婶呢，在一边眯着眼，笑意盈盈。我感觉这对老夫妇守着的是不是花，而是自己心爱的孩子。我买花，总要和大叔攀谈几句，求教一下花的养法。大叔就会滔滔不绝，讲这花的习性，讲应该几天浇一次水，该施怎样的肥料。

有次，我买了两盆。大叔在身后一再叮嘱，要注意这注意那。我“嗯嗯”应着。大叔对我的态度颇为满意，像是为女儿找到了合适的对象。我上车要走，大叔却又塞到我怀里一盆，说不要钱，送你的。我推辞不掉，只好接着。但我趁他不注意，偷偷将钱放在了他的茶杯底下。

大叔给我的，不仅仅是一盆花。小区院子里，曾常见到一位修鞋的大婶。骑一辆三轮车，车上载着的，除了她修鞋的全部家当，还有一盆花。是盆开黄花的多肉植物。这盆花伴着她，风里来雨里去。她整天笑眯眯的，谁要去修鞋，总要和人拉上几句。在这小区时间久了，大部分人与她熟熟了，女人们谁家有了烦心事，总要去找她说一说。她修鞋，还换拉鞋。若只是在鞋帮上跑上几针线，鞋跟抹点鞋胶之类的，她是断然不会收钱的。

因为她，我想扔掉的鞋就会多穿些时日。有时去修鞋，或者只是路过，我因工作或生活上的烦闷而露于脸时，她就会笑着说：“要开开心心的，啥事都不要放在心上。人活一辈子，要对自己好一些。”我于是就笑了。她的丈夫早去世，她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，供她读了大学。孩子很有出息，在大城市成了家，这些年来，屡次要把她接去一块生活，但她始终不肯。

今年春天，她来到小区，和大家告别，说女儿一定要她去大城市，她只好去了。众人围着，离别的话说了又说。她跟前的三轮车上，那盆花依然在。我想起我车上有一盆刚买的多肉，就端来，说是给她那盆花做伴的。她很喜欢。

在异乡的城市，她女儿家的阳台上，会多出两盆花来。她看着花，就像一眼望见故乡。有花的陪伴，故乡的春天一定会在她心里永驻。

舌尖一味清明螺

□ 蒋文汇

螺的馥郁浓香与迷人魅力尽情渲染，市井间品螺的欢愉如在眼前，引人垂涎。

现在，人们对螺蛳的喜爱一点也不亚于古人。如广西以螺蛳为关键食材烹制出了螺蛳粉，其独特的风味吸引了大量食客，使螺蛳粉成了地方特色美食代表。在江苏、浙江等地，人们也喜欢用螺蛳制作各种菜肴，比如酱爆螺蛳（嗦螺蛳）、韭菜炒螺蛳肉、上汤螺蛳、盐焗田螺等。

如今，要是你经常逛夜市夜宵摊，你就会发现螺蛳也是夜市和餐厅的常见美食。一盆热气腾腾的炒螺蛳，配上一杯冰爽鲜啤，外加一片嗦螺蛳的“吡溜”声，就成了市井夜色中一抹别样的风景。而每见此番情景，我就会回忆起我的童年，回忆起那些与嗦螺蛳相关的旧时光。

我的老家，旁边就有个池塘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每年到了清明前后，池塘里的水就开始变得很温润了。这时候，池塘边的码头上，那些浸在水里的石条上，便会爬满密密麻麻的螺蛳。那螺蛳圆滚滚的，就像是赶赴春日盛宴的宾客，经过一个寒冬的静息休眠，又经过春水的滋润，已变得十分丰腴，一个个都出落得又大又肥，圆润饱满。妈妈就会趁着淘米或洗衣的时候，摸上几大

把回家。

妈妈把螺蛳摸回来后，就把它们放在小脚盆里，倒上清水，差不多养上一天，中途再换上几次水。待螺蛳吐净了体内的泥沙杂质，就拿上把老虎钳子，把螺蛳的屁股剪掉。然后，用清水搓洗几遍，清洗干净了，就装起来备炒了。

螺蛳的吃法多样，而妈妈常给我们做的还是炒螺蛳。当一盆热气腾腾的爆炒螺蛳端上桌来，一瞬间，鲜香四溢，满室生香。我们姐弟几个早已馋得口水直流，按捺不住，等不及拿筷子，徒手便捏起一只，先从尾部发力一吸，将肉锁紧。此时，那浓郁汤汁一下子在口腔里爆开，好鲜美啊！然后迫不及待地掉个头来，用嘴吸住螺蛳的口子，轻轻一吸，螺蛳的肉便吸到了嘴里，咬断后段内脏留在壳内，只留鲜嫩的螺肉在舌尖翻滚，细细咀嚼，细细品味，那肉质肥厚又有点细嫩，韧性又有点嫩滑。食欲，便迅速地膨胀开来。整个屋里便充满了“吡溜吡溜”嗦螺蛳的声音……

那时候，物资匮乏，农村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，日常不见荤腥，更别说什么鸡肉猪肉了。而清明时螺蛳在水塘中数量众多，容易获取，把它摸来做成一道菜，对于普通家庭来说，确实

